

张映勤 著

死亡调查

67
社会科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死亡调查/张映勤著. —天津: 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, 2001. 1

ISBN 7-80563-866-7

I. 死… II. 张… III. 中篇小说-中国-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0) 第 87670 号

出版发行: 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

出 版 人: 荣长海

地 址: 天津市南开区迎水道 7 号

邮 编: 300191

电 话: (022) 23668122 发行科: (022) 23003323

电子信箱: TSSAP@Public.tpt.tj.cn

印 刷: 天津蓟县大唐印刷厂

开 本: 787×1092 毫米 1/32

印 张: 8

字 数: 167 千字

版 次: 2001 年 2 月第 1 版 2001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

印 数: 1~1000 册

定 价: 16.00 元

版权所有

翻印必究

目 录

处长小胡.....	(1)
伙 单	(54)
职 称.....	(119)
死亡调查.....	(159)
都市游魂.....	(194)
轮 回.....	(224)

处长小胡

小胡这几天总也睡不好觉，过去他晚上一挨枕头就能睡着，早晨起来还晒得不行。可自打他当了副处长，就添了个失眠的毛病，晚上脑子高度紧张，睡不着觉，好不容易睡着了，夜里还总被梦惊醒，到了清早醒得又早，弄得他整天昏头转向，无精打彩。小胡梦见的总是考试场面，好像又回到了十几年前的学校，成天没完没了地考试。梦里参加考试，他总是望着卷面答不出题，不是忘了带笔，就是没有时间答完题，急出一身冷汗，然后就醒了。

晚上睡不着，早起又醒得早，小胡就躺在床上胡思乱想，家里的事，单位的事，像过电影似地在脑子里琢磨。家里的事倒还简单，老婆小远在省电视台当记者，越是晚上应酬越多，常常是进门的时候他已经睡了。两个人是井水不犯河水，各忙各的，互不干涉。倒是单位的事让小胡头痛。部里最近听说要精减机构，裁员增效，这两天正闹得人心慌慌，各种小道消息传遍了机关大楼，一向静悄悄的大楼像是地震前闹耗子，人们窜来窜去，不得安宁。有的说退休的年龄要提前，女的 50，男的 55，只要是处级以下的干部，到了年龄一刀切，一个也不

留；有的说机关要裁下来 50% 的干部，一部分人员往下属单位分流。中央开会都决定了，政治体制改革，三年之内国家机关各部委要精减 50% 的工作人员，到了省里精减的比例也绝不会比这个小。又有人传说，北京流行着一首民谣，说是：部长裁了一走廊，局长裁了一礼堂，处长裁了一操场，科长裁得直撞墙。北京尚且如此，地方就更不好说了。

小胡在部里二处当副处长，平时消息灵通，可是这一回却没听到什么风声，部里的一般干部都在议论纷纷，可上面还是风平浪静，一点消息也没有。风平浪静不一定是好事，人们不是常说：风暴的中心总是平静的吗？现在不像过去，雷声大雨点小，做事不看效果，宣传得倒挺厉害，热闹一阵也就过去了。现在是说得和风细雨，不动声色，一干起来就动真格的，触到你的痛处。就拿物价来说吧，刚开始的时候还传达文件，给群众做些解释工作，哪些东西涨价，为什么涨价，还要搭上几种白给也没人要的降价小商品。后来呢？铺天盖地的东西全都涨，年年涨，无声无息，人们不也都接受了。

王部长到北京开会，人走了快一个星期还没回来，肯定和这次机构调整有关。部长没回来，大伙儿没有主心骨，每个人的去留都在未定之中，人们心神不定，工作也就稀松二五眼，迟到早退的现象屡有发生，每天没到休息时间，大厅里就有人在打乒乓球，中午吃饭的时候办公室下棋打牌的人见多，喊声见大。

闹了几天失眠，想了几个晚上，小胡也想开了。机构精减也减不到二处身上，二处本来编制就不满，又是部里的主要处室，报批文、写材料、搞活动、指导工作，下面十几个单位，没有二处在那儿管着还不乱了套。二处动不了，小胡就没有后顾之

忧，自己是二处的副处长，处里没有正处长，自己主持全处工作，成天忙得晕头转向，没有功劳还有苦劳，动也动不到自己头上。

1

省委机关纪律要求得严格，每天上下班的时间卡得比较死。二处来得最早的是刘姐，刘姐四十多岁，孩子负担小，家住得离单位又近，每天到了处里就打扫卫生，拖地擦桌子洗茶杯，忙个不停。小王还没结婚，住在机关的单身宿舍，每天起得早，到了处里就去打水，去晚了锅炉房的水就不一定是开的。小胡送完孩子来得也早，帮着刘姐一起打扫办公室的卫生。收拾好了，三个人一边看着当天的报纸一边吃早点，9点钟前后老关才急火火地进门。

二处总共就这么四个人，小胡一个副处长带着三个兵。

今天是周一，按照惯例，每周一，处里都开处务会，总结上周的工作，安排本周的计划。四个人围坐在一起，准备好本和笔。

小胡见人坐好了就说：

“上一周咱们搞的讲演会，反映不错，得到了省委张副书记的好评。张书记因为那天还有别的会，在百忙之中参加了10分钟的会，对咱们的工作是一个很大的鼓舞。我在送张书记出门的路上，他对我们的会有很高的评价。王部长也充分肯定了这次活动，说这回搞的讲演会内容充实，形式新颖，打破了过去台上台下的那种局限，给人以耳目一新的感觉。部长叫咱们好好总结一下，说这种形式可以在系统内推广。”

小胡顿了顿又说：

“上一周大伙都很辛苦，老关的讲演词写得形象生动，十分精彩，不像过去的事迹报告，枯燥乏味，净是官话套话。这一回的台词特别生活化，让人感到事迹虽然很平凡，但是境界很高，老关这一次下了不少功夫。小王和刘姐发通知，布置会场，和外界联系，天天拖得挺晚，做了不少的工作。咱们也别光为别人服务，回头刘姐给大伙儿一人发200块钱加班费，这一周大伙都放松放松，一人倒休一天，在班上的同志把上周的工作总结一下，趁热打铁，小王抽时间写一个两三千字的总结材料给王部长，另外和刘姐碰碰，写份简报给刘部长，看看这期能不能赶上。”

然后侧过脸对老关说：

“老关，这一段没什么事，抓紧把领导讲话整理出来，争取在‘七一’以前编印好发到各个单位。”

小胡交代完又说：

“大伙还有什么事没有？老关？”

老关把低着的头摇了摇，没说话。

“小王有事吗？”

“稿子什么时候要？”小王问。

“简报今天你就和刘姐写出来，有几百字就行，总结本周之内写好就行。”

小胡又看看刘姐。

刘姐说：

“我在上班的道上碰上了报社的大于，他说下午要开吴明的作品研讨会，北京和外地来了十几个人，问咱们去人不去？”

小胡想了一下，郑重道：

“吴明的会？我也听说过，可不知道今天下午就开，我们也

没做什么准备，就不发言了，处里最好去个同志表示一下支持。”

沉了一下又说：
“老关要是没什么事，代表我去听听会，你也爱写，正好多接触几个朋友。”

老关是省报的通讯员，平时爱写些杂文随笔之类的小文章，在部里算得上一支笔杆子。小胡也是好意，报社有钱，每回开会招待得都不错，有时还能带回点礼物。

没想到老关却并不买账：

“吴明是个新潮作家，争议很大，听说北京来的这几个都是些敏感人物，会上要是说一些出格的话，我们表态不表态，最好还是你自己去。”

小胡心下一紧，点点头：
“对对，有道理，你倒给我提了醒。那我们就不要去，正好他们也没通知咱们，出了问题他们自己负责。”

这时桌上的电话铃响了，小王接过来递给他：

“处长，你的电话。”

小胡欠着身，一边接电话一边说：

“没什么事，今天会就开到这吧。”

电话是北京部里阴处长打来的，说是张局长下午从北京到省城来审查节目。车子直接开到剧院，让他们安排一下食宿。

小胡是在北京开会时认识阴处长的，省里的二处在业务上直属中央部里的这个局指导，他们到省里有些事，一般都是直接和小胡电话联系。

小胡找到办公室，告诉他们北京张局长要来的消息，至于

如何安排招待那就是办公室的事了。

开完了会，几个人坐在那看报纸，报纸翻得哗啦哗啦响，也没人说话。省委机关，不像其他单位那么随便，部里有个不成文的规定，工作时间不许聊天，不许串办公室，不许看闲杂书刊，当然，更不许接待私人朋友。有人来找，对不起，大院门口有接待室，有什么话到那儿去说。这些规定，不少新到部里的同志都不习惯，有的大学生没待多久就调走了，在学校自由惯了，在这种工作环境受这些束缚简直叫人无法忍受。不过习惯都是养成的，小胡他们坐惯了机关，再到下面单位去，对他们那种自由散漫的作风就很看不惯。

几个人正在那儿看报，部长的司机老林大模大样端着茶杯进来了。

“刘姐，找您寻点茶叶？”

老林和二处的人都熟，部里的干部工作时间没事儿不许串办公室，只有老林是个例外，他从政府那边调过来，又是给部长开车，平时随便惯了，常到二处转转。

刘姐拿着报纸说：

“对不起，没给您准备，我们天天供着您开水，还得搭着茶叶。我问你，老林，你有好事怎么不说想着点我们哪？”

老林笑嘻嘻地说：

“这话说远了不是，有好事我不想着别人也得想着你呀，咱俩谁跟谁？没茶叶，我可倒你的了？”说着就要拿她的杯子。

刘姐赶忙按住，用眼指了指对面的桌子：

“那哪，你就可劲地灌吧。”

老林也不恼，续好了茶，倒满了水，挨桌转转。

到了老关身边，老关抬起头问：

“最近又到哪儿钓鱼了？”

“没去。”

老林说：“这些日子‘头儿’太忙，星期天都不闲着，到处跑。我哪儿像你们这么自在，下了班回到家什么事也没了，我可是上班有点，下班没点，全天候的服务，整个一个伺候人的差事。”

“我们不也是一样吗？好歹你伺候的是大头儿。不像我们……”话说了一半，老关自觉失言，又缩了回去，“不行，你要是干腻了咱俩换换？成天开着小车，到处吃香的喝辣的，哪儿找这样的美差。”

“换换，换换，我正想坐办公室清闲两天呢。小胡，回头给我张桌子，我在你这打杂。”

小胡没理他，手里不知在写什么，几个人见气氛不对，都不说话了。

老林也觉得没趣，走到小胡的桌前，从他的烟盒里抽出棵烟点上，站在那儿不动。

小胡抬起头，板着脸问：

“有事儿？”

老林用手捻了捻，做了个点钱的动作。小胡明白了，这是要上个月的出车补助。就小声说：

“回来吧，等过一半天再说。”

老林苦笑了一下，歪了歪头，快快地走了。

小胡在别人面前不能表现出对老林过分热情，处里每个月的信息费都有老林一份，开始别人就有意见，老林是部长的司机，不是处里的人，也没干活，凭什么给他钱？小胡就解释说：“咱们处用车大多是老林跑，给他开点钱不是用车方便

吗？”大伙都没话说，可是心里明白，用车还不是你小胡用？我们能沾什么光，这不是拿国家的钱送人情吗？好在信息费是部里给的钱，多一份少一份，和大伙关系不大，也就没人较真。可是出车费就不一样了，出车费是从处里的小金库里出，给了别人大伙都跟着吃亏，所以每个月小胡都是让刘姐暗地给老林开钱。他们哪知道小胡的苦衷，部里用车相当困难，还不如私下里叫老林跑，不就是一点出车费吗？

中午吃完饭，小胡突然想起晚上的事还得叫老林问一下部长，就和刘姐说：

“下午你给老林开 200 块钱的出车费，上个月他跟我跑了两趟北京。”

刘姐会意地点点头。

小胡又说：

“你把单子开好，我先签了字，下午一上班就给他送过去，另外叫他务必找我一趟。”

到了下午，刘姐回来说：

“胡处，老林出车没在，明天再说吧？”

小胡一听，有些着急：

“没在？我找他还有事儿那。”

说完就给老林打传呼和手机，打了半天也不见回音，就对刘姐说：

“刘姐，麻烦你去问一下小白，晚上北京的客人处里要不要陪人？”

小白是部长的秘书，跟小胡的关系不好，处里有事找他大多由刘姐出头，小白的爱人当初就是她给介绍的。过了一会儿，刘姐回来说：

“部长屋里有客人，小白说部长没说让咱们陪人。”

这叫什么话哪？跟没问不是一样？小白这小子是成心捣鬼。小胡没法，又接着给老林打电话。

到了下班时间，几个人还在那看报，小胡看了看表说：

“没什么事儿大伙都回去吧？”

几个人这才收拾了东西各自回家。

大伙都走了，小胡却不敢走。今天晚上办公室安排在王府饭店宴请北京的客人，北京来的是五局的张局长和阴处长四个人，按级别该由王部长出面招待。问题是五局和他们二处在业务上有着直接的联系，处里要不要去人陪着，小胡心里就没底。直接去问部长？他还没那个胆；让刘姐去问小白，得了个模棱两可的答复；给部长的司机老林打电话，这小子又始终不回。事情没有落实，小胡急得抓耳挠腮，也不敢回家，他打了个电话，叫老婆小远接孩子，偏偏老婆的手机没开，传呼又一直没回，他只好把电话打到了同学王来和家，说是单位有事，叫他爱人帮着接一下孩子。

安排好孩子，小胡在办公室转来转去，心神不定，他走也不是，待着也不是。部长没说处里陪人，可也没说处里不陪人，万一到了饭桌上部长问起，怎么处里连个人影也没有？北京的客人要是说起点业务上的事，连个知情的人也没有，部长肯定不会不高兴。可是小胡要是贸然去了，部长并没有叫他，难免会闹个下不来台，领导之间聚会，也没叫你，你一个小处长跑来干什么？也太没上没下，不知分寸了！王部长的脾气小胡领教过，这种话他还真能说出口。

小胡拿不定主意是去好，还是不去好？阴处长是他的老熟人，弄不好就会在饭桌上问起他，王部长看在客人的面子上，

也许一高兴就会临时把他叫去。这么一想，小胡就更不敢回家了，只好在办公室干等着。他不停地给老林打电话，可就是没有回音，这小子，上午没领到钱，下午就给你来个样儿瞧瞧。

“这他妈的王八蛋！”小胡在心里骂着。

他故意把办公室的门打开，好叫小白他们知道自己还没走，有事也好招呼他。

小胡觉得挺别扭，当个处长就是不自由，不像一般干部在机关紧张了一天，回到家里马上就能轻松轻松，他却连晚上的时间都得搭上。都怪小白这小子不是东西，他要是给句痛快话，何至于让他干等着。

小胡转来转去，耗到快8点，见没什么动静，这才下楼回家。

“这他妈鸡巴处长，真不是人干的！”小胡心里骂道。

他饿着肚子，火往上直撞。小白耍了他不是一两次了，俗话说“阎王好供，小鬼难伺候”。对小白他还真没办法，想报复都找不着机会，人家是部长秘书，“萝卜不大，长在了辈上”，他要是再在部长面前说你几句坏话，就够你喝一壶的。都怪自己没长前后眼，当初不该和小白的关系搞得那么紧张。

说起来两人还是同学，同校同届不同系，小胡学的是中文，小白学的是历史，十年前两人一起毕业分配到部里。小胡在上大学前工作过几年，年龄要比小白大几岁。多这么几年阅历，就多几分成熟，多几分世故，多几分狡黠，小胡对机关生活十分适应，很快就能进入角色，不像小白成天无忧无虑，什么都不在乎，在领导眼里总像个长不大的孩子。两个人的不同还在于：小胡做事踏实稳重，见人毕恭毕敬，和领导的关系处得不错，像个循规蹈矩标准的机关干部；小白办事毛手毛脚，丢

三落四，嘻嘻哈哈，和同事们关系处得挺好，领导却不大待见他。小白有点才气，笔头快，文章漂亮，又写得一手好毛笔字，就在宣传处当干事。两人虽然从同一个学校出来，关系却一直不好。关系不好的原因在小白，小白性格活泼，自由散漫，说话不注意分寸，上下级的界限分得不太明显，不像小胡处事那么圆滑，见了领导谨小慎微，缩头缩尾，对待同事一板正经，不苟言笑。小白对他的为人处事很看不惯，没事就拿他开玩笑，有时弄得小胡下不来台。小白过完了嘴瘾痛快了，小胡就很别扭，觉得小白不给他面子，处处和自己过不去。

两人刚分到部里那两年，小胡在资料室管图书，小白家在外地，没事就爱看书，往资料室跑。可是他有个毛病，粗心大意，借了书就不还，不是找不着了，就是忘带了，他倒不是想据为己有，公家的书早晚得还。借得多，还得少，一来二去，再去借书，小胡就不借了。小白想：“都是老同学，不就是几本书吗，干嘛这么不给面子？”借了几次都空手而归，小白就很气愤，你不是不借吗？你不借，我还就不还了。果然就压着一批书不还了。到了年底小胡清理书目，要了几次都要不回来，就找到小白他们处长反映，说是要再不还书就得作价赔偿，书钱从工资里扣。在处长的干涉下，小白被迫还了书。但是从此对小胡怀恨在心，“你别的本事没有，倒学会了打小报告整人，好小子，咱们走着瞧吧！”小白生气的原因还有一个，别的部长处长借了书不还，小胡连吭都不敢吭一声，越是一般干部他卡得越死，这不是欺下媚上是什么？

两人为这点事心里结了怨，彼此很少交往，井水不犯河水，但是一年多以前，情况发生了变化。

一年前，老部长要退下来，部里作人事调整，二处的刘处

长升任副部长，小胡到二处当副处长，原来的部长秘书到下面一个单位当了一把手，正处级；办公室缺一个部长秘书，新来的王部长只从政府那边带了个司机老林，就这样，小白从宣传处调到办公室，成了部长的秘书。

当了部长的秘书，小白没什么变化，对人对事还是老样子，没有一般领导秘书身上的一些毛病，部里的大事小事只要通过他找部长的，小白一律提供方便，惟独对小胡他不大买账。

“你不是想走上层路线吗？我还就是叫你走不通。”

由小白当秘书，小胡和新部长之间就有障碍，总也得不到机会接触，小白对他不仅是不合作，而且是明目张胆地找麻烦、添乱子，小胡恨得直咬牙根，又找不出解决的办法。

2

接完孩子，小胡回到家已经快到晚上9点了，老婆小远还没有回来。孩子在同学王来和家吃过了饭，他却饿过了劲，随便煮了口方便面，饭还没吃，小远兴冲冲地进门了。

“怎么这么晚了才吃？”小远问。

“单位有事。”小胡爱理不搭的，老婆最近疯得要命，晚上经常有应酬，吃完饭，跳跳舞，泡泡歌厅，耗到很晚，就没好气地问：

“我打了半天手机和传呼，你怎么不回？”

“没电了！”

“怎么我一打电话你就没电？”

“没电就是没电，机器也不认人！”

老婆换好了衣服，到一边去哄孩子，也不理他。

小胡无可奈何，这两年他跟老婆连架都吵不起来，人家根本就不理他。

老婆小远这两年调到省电视台，变化很大，人家见的世面广，接触人多，越来越不把他放在眼里。小胡虽然在省委机关当了个副处长，整天累得要死要活，收入也不过就是那点死工资，小远的工资高出他一倍还多，在外面采访还有不少的红包和礼品，家里吃的穿的用的大部分都是人家“赞助”的，而小胡的那点死工资到月头上都不好意思拿出来。钱少，说话的底气就不足，现在是什么社会？商品社会，市场经济，有钱才有发言权，不仅在社会上，在家里也是一样，经济地位决定着家庭地位。“这女人挣钱多了真他妈不是好事。”小胡有时想，过去老婆在学校当教师，工资不高，可挺清闲，家里孩子大人照顾得舒舒服服，小胡回到家，从来都是吃现成的，两人还能聊聊单位的事。现在可好，小远整天晚上不着家，回来了和他也没什么话说。一个年轻女人成天在外面应酬，打扮得花枝招展，小胡有点不放心，开始的时候两人也常吵架，有一次小远说了一句话，让小胡刻骨铭心。

“你别以为你了不起，一个小破副处长算什么东西，告诉你，现在大街上的处长比处女还多，别以为我希罕，要不是为了让孩子有个爹，像你这样的要钱没钱要权没权的，早就和你‘拜拜’了。”

小胡气得浑身直发抖，他彻底明白了自己在老婆眼里的位置，从此对小远的所作所为不闻不问。

3

处长比大街上的处女还多，可在机关熬个处长也不是容

易的？

小胡原来在部里资料室当管理员，论能力水平都很一般，资料室在部里属于无关紧要的部门，从来不受重视，纯粹是为部里干部服务的。领导都太忙，大多没有时间读书，也很少有机会光顾这里，所以小胡工作了好几年，和部领导却很少有接触的机会。接触少有利有弊，坏处是和领导不熟悉，将来提拔就成问题，一旦有了机会连想都想起不来，你就只能在一个地方窝着；好处是，也正因为不熟悉，你的能力才干都成了一种潜在的资本，领导找不出毛病也许对升迁倒有好处。

小胡分到部里的第5年，来了位新部长，部长姓傅，这种姓对当官的比较别扭，傅部长，让人会误以为是副部长。为了讳姓，部里的干部就省了姓，直接喊他部长。部长到部里上任的时候，老伴刚刚去世，一个人带着独生女儿生活。部长的女儿和小远的同学是同学，两人算是间接认识，后来部长的女儿到国外念书，部长就一个人生活。部长住在光明公寓，离小胡的家不远，小胡送过两次东西，又有老婆这层关系，没事就去部长家看看。平时去也不拿东西，一进门就帮着干家务，让老部长心里挺高兴，“这小伙子挺勤快，也有眼力劲儿。”去的次数多了也就熟了，小胡有时候也带着小远一起去，毕竟小远和部长的女儿间接认识，部长又喜欢女孩子。

小远在一所技校当教师，每周课时不多，平时不用坐班，在家待得烦了，也愿意在外面跑跑，没事就到部长家看看。小远很会来事，在部长家擦擦洗洗从不闲着，而且任劳任怨，在自己家干得都欢实，连部长的内衣都管洗，有时家里做点可口的饭菜端过来，哄得老头挺高兴。一次闲聊，两人发现他们的老家都是吕县，再一打听住得不远，拐弯抹角地还沾点亲，